

何为敌

By
Carolin Emcke

Gegen den Hass

(德)
卡罗琳·艾姆克 / 著
郭力 / 译

非外借

By
Carolin Emcke

Gegen den Hass

何故为敌

〔德〕
卡罗琳·艾姆克 / 著
郭力 / 译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何故为敌 / (德) 卡罗琳·艾姆克 (Carolin Emcke)

著; 郭力译. -- 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19.3

ISBN 978-7-5201-4265-6

I. ①何… II. ①卡… ②郭… III. ①多元论—研究

IV. ①B08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24083号

何故为敌

著 者 / [德] 卡罗琳·艾姆克 (Carolin Emcke)

译 者 / 郭 力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责任编辑 / 周方茹

文稿编辑 / 黄 丹

出 版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·联合出版中心 (010) 59367151

地址: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: 100029

网址: www.ssap.com.cn

发 行 / 市场营销中心 (010) 59367081 59367083

印 装 /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规 格 / 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32

印 张: 6.5 字 数: 117千字

版 次 /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201-4265-6

著作权合同 / 图字01-2019-0838号

登 记 号

定 价 / 49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(010-59367028)联系

▲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忘 掉 地 平 线



Originally published as "Gegen den Hass"

© S. Fischer Verlag GmbH, Frankfurt am Main, 2016

The translation of this work was financed by the Goethe-Institut China

本书获得歌德学院（中国）全额翻译资助

图书策划人



视觉设计师

联合创立

献给马丁·萨尔

即使每一次公正都以说开始，但不是
每一次的说都是公正的。

——雅克·德里达

细致的观察意味着做具体分析。

——赫塔·穆勒

前 言 / 001

一 可见与视而不见 / 011

爱 / 017

希望 / 022

担忧 / 025

仇恨与歧视(1): 集体性的敌视人类(克劳斯尼茨事件) / 034

仇恨与歧视(2): 机构性的种族主义(史泰登岛事件) / 067

二 同质的·自然的·纯正的 / 087

同质性 / 097

自然的 / 112

纯正的 / 136

三 赞美不纯正 / 153

注 释 / 181

译后记 / 200

前 言

我陷入了深深的
无底泥潭；
我落入水中，
潮水将我淹没。
我高声呼救，
口干舌燥，精疲力竭。
对上帝的热盼，
已望断我的双眼。
那些无缘无故仇恨我的人，
真比我头上的头发还多。

——《诗篇》^① 第 69 篇，3—5

① 《希伯来圣经》中的诗歌集，此诗歌集包含 150 首诗歌——译注。下同。

有时我问自己，是否应羡慕那些会仇恨的人。我问自己，他们怎么能如此地恨，怎么能恨得确信无疑。仇恨者的内心一定是确信无疑的。不然，他们不会那样说话，那样伤人，那样残杀。不然，他们不会那样贬损、羞辱、攻击他人。他们的内心一定很确信，不存在任何疑问。对仇恨质疑的人，不会仇恨。质疑的人不会让自己失控。仇恨需要绝对的坚定不疑。仇恨需受到适宜引导，在此，每一个“也许”的念头都会碍事，每一个“可能”的思虑都会令仇恨瓦解，降低其能量。

被仇恨的是不确切的，若要确切就很难仇恨。确切性令人温和，令人仔细观察、仔细倾听；确切性会令人鉴别，会将一个性格爱好错综复杂的对立者，当作一个人类个体看待。一旦某些特征被抹掉，一旦个体不被作为个体来认识看待，那么成为仇恨对象的模糊不清的类群便会出现，他们会遭到侮辱、诽谤、咆哮，会被训斥为：“那些犹太人”“那些女人”“那些无宗教信仰者”“那些黑人”“那些女同性恋”“那些难民”“那些穆斯林”，以及“那个美国”“那些政客”“那个西方”“那些警察”“那些媒体”“那些知识分子”。¹仇恨要找适宜的对象，恨的对象由此产生。

仇恨的方向或上或下，每种情况下都有一个垂直视轴，不是仇视“上边”，便是仇视“下边”，但总是仇恨“另类”，因为另类使自身群体感到威胁与压

力。这些另类因而也被想象成所谓危险的势力，或所谓品质卑下恶劣的群体；这样，接下来的虐待，甚至灭绝行为，便不仅成了情有可原，更是顺理成章的必要措施。另类即可以不受法律惩罚地非难、伤害、虐待，或者杀戮的各类。²

不论在大街上、网络上，还是在傍晚、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那些亲身经历过这种针对他人而释放出的仇恨的人；那些不得不背负遭蔑视受虐待的整个历史的人；那些会收到祝愿他们或诅咒他们死亡，或诅咒他们遭到性暴力信件的人；那些个体权利只被部分接受，他们的身体及帽子、头罩遭到蔑视，以致出于害怕受到攻击，不得不戴面具保护自己的人；那些不敢出家门，因门前站有随时准备施暴的众人，他们的学校或犹太教堂需受到警察保护的人……所有这些成为仇恨对象的人，都不能也不愿意对仇恨习以为常。

当然，被当作另类及外人的人们，总会有潜在的抵抗意识，此意识不一定能像仇恨那样可感觉出来。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，它主要表现为捆绑在社会公约中的拒绝。可过去几年，出现了某些越来越明显的怀疑：宽容得是不是太多了；那些有不同信仰、不同外表和爱的人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是不是也该满足了。还存在一些具暗示性的明显指责：那些犹太人、同性恋者或女权主义者，他们获得的许可已经不少了，现在已经不太抱怨，他们满意多了。这些听上去好像要

说平等权利也具上限，好像妇女与同性恋者已得到了平等权益，就该大功告成，为什么还要求完全平等？这未免太过分了。否则就……全平等了。

此等对缺乏谦恭的指责很奇特，又常常与已提供宽容的自我赞赏混在一起。就好像妇女被允许工作是一个很特殊的成就——她们为什么还要求同工同酬？好像同性恋不再被定罪和监禁，本身已很值得赞扬，好像现在需感恩戴德才合适。同性恋可以私下相爱，这是允许的，他们凭什么还要求公开结婚？³

对穆斯林的宽容，往往存在雅努斯^①似的两张面孔：穆斯林已经被允许住在这里了，可宗教性的、穆斯林性的，最好还是不要。“宗教自由”一词，如果涉及的是基督教，其内涵很容易被接受。还有更甚的、越来越常听到的说法：这么多年了，关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没完没了的讨论，也该终止了。好像对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的思考就像酸奶，也有保质期。就好像对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罪行的反思，是一项旅游任务，到此一游，便该结束。

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仇恨变得越来越公开化、越来越无所顾忌，仇恨者可以面带或不带笑容，但大都无耻嚣张。匿名的威胁信件一直不少，现在竟公然直呼姓名，并公开地址。互联网

① 雅努斯为古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，有前后两张脸，是起始与终了之神。

上，赤裸裸的暴力臆想和充满仇恨的评论不再以假名掩盖。如果几年前有人问我，我能否想象这个社会里又能出现这样的话语，我会认为，这完全不可能。那时我无法想象，公众言论可以再次变得如此粗陋，攻击他人又可以如此不受制约。看上去很像是，人们对交谈方式的一贯期待遭到了推翻。好像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标准遭到了颠覆：好像谁若将尊重他人当作一种理所当然的礼貌，反倒应该为自己羞愧；好像那些不愿对他人表示尊重，甚至粗鲁无礼者，以及抛售偏见者，倒应该感到骄傲似的。

在此我认为，如果狂叫、辱骂、伤害可以不受制约，这不是什么文明进程。如果每个人都允许将他的内在卑劣向外部释放，我不认为这是什么进步的表现，因为据说对仇恨的发泄，不论来自民众，还是出自政治，都很重要。但像其他许多人一样，我不想对它习以为常。我不想看到，赤裸裸的仇恨兴致——不论在欧洲，还是在其他地方——能得到正常化。

这里要讨论的仇恨，非偶然事例，也不独具特色。它不只是偶然发泄的感情，或由于所谓的必需而倾泻的模糊不清的感情。仇恨是集体性的，它需要意识形态。仇恨需要预先制定模子，这样它可以在其中注满。那些用以辱骂的词语，那些固定联想及臆想的不同画面，以及思维定式，都需事先设定。仇恨不会突然出现，它需受到培育。如果将它理解为自发的及

个体性的，便会在潜意识里使它得到进一步的滋养。⁴

在此，德国（以及欧洲）的暴力民粹性政党及其运动的兴起，并非最令人不安。因为人们有理由希望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通过他们的狂傲个体，通过他们相互间的敌意言论，或者只因为他们缺乏适宜的政治专业人员，这些势力会自行解体。更不用说他们的纲领是反现代化，他们是否定全球化世界具有福利、经济及文化上的现实意义的。可以预测，如果他们被迫参与公开讨论，他们必须回应对方，阐述自己的论点，并被迫对错综复杂的实际问题给出客观论证分析，他们的吸引力便会失去。如果他们对适宜的观点表示赞同，他们自身持不同政见者的特性又可能失去。因而批评时尤其需要有的放矢。可以推想，在此需要一个能涉及深层问题的经济学框架，以对由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造成的不满，以及在政治结构尚不完善的地区和城市，日益增长的对老年贫困的恐惧，给予深刻分析。

狂热的氛围更令人感到威胁。不论在这里，还是在其他地方。这是一种越来越极端的否定动向，是对持不同观点的人，对长相不同、宗教信仰不同、无宗教信仰，或拥有所谓常规之外爱情的人们的更决然的否定。此类对所有所谓非常态事物的蔑视，正在逐渐蔓延，并会造成越来越多的损害。事态之所以发展至此，是因为我们往往在震惊之下选择了沉默；是因为

我们被恐吓吓倒了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对待这些狂叫恐吓，因为我们感到无助，感到瘫软无力，因为我们在恐怖下丧失了语言能力。这也正是仇恨的不幸作用之一：它令人感到无助，感到惊慌，最终令人丧失定向与判别能力，丧失信心。

对仇恨，只能通过拒绝它的加入邀请来抵制。如果以仇恨对待仇恨，自身的立场便受到了改变，并已经近于仇恨者的方式，这正中仇恨者下怀。对待仇恨，只能通过仇恨者所不屑的方式反其道而行之，即要细致考察，要进行持续不断的分析和自我质疑。这会让仇恨在自身成分中慢慢分解，使它作为一种当前感觉，从意识形态的想象中分离出来；还会帮助我们对它进行考察，考察它是如何在特定区域及特定历史、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及运作的。这些看上去很可能显得微不足道，过于温和。这样不会让真正的狂热分子有什么感觉——反对意见如是说。这样的情况是有可能的。但是，如果我们能对仇恨的营养源头、对其运作机制及其相关机制有更多的了解，是会有所帮助的。如果能让赞同仇恨的人，和对此鼓掌的人不再自信，这也会是有所帮助的。同样有积极意义的是：对那些为仇恨筹划，并在仇恨中传播他们思想及观念模式的人，要让他们粗枝大叶的天真及嘲弄不恭的态度受到打击；还有，要让为自己辩解的不再是平心静气的志愿者，而是那些蔑视他们的人；要让给出理由

的不再是那些自发的救助者，而是那些不采取自然的救助行动的人；要让自卫者不再是那些致力于开放人道的人际关系的人，而是对这样的人际关系进行分化瓦解的人。

对待仇恨与暴力，应尽可能观察使其成为可能的构建，这也意味着：要让对事实的解释与随后得到的确证之间的关系清晰可见，没有原因，仇恨与暴力不能得到蔓延。这还意味着，要考核仇恨与暴力在特定情况下的各种营养来源；要反对一个流行说法，即仇恨是一种天然事物。就好像仇恨比尊重还属真货。然而，仇恨并不是简单地某处出现了。仇恨是人为的产物。暴力也不是简单地存在于某处，它有备而来。仇恨与暴力在哪个方向释放它们的能量，它们要反对什么，事先需清除哪些障碍，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，都不是简简单单地出现的，而是受到了引导的。正如本书开篇所说：对仇恨与暴力不能进行简单谴责，还应观察它们的工作方式，这就是说，总要给出其他行动的可能性，总要指出，其他人可能会做出另外的决定；某人会在哪儿进行干预，某人会在哪儿进行阻止。对仇恨与暴力的过程进行确切描述还意味着，要指出它们有可能在哪里被阻断、被瓦解。

如果对仇恨能够不从它盲目爆发的时刻开始考察，便可以产生另外的行动方案：国家检察机关和警察负责处理特定形式下的仇恨；但要反对排斥行径，